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三

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煦

助教臣常循履甚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三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為萬戶俾將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璿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
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
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
天下兵於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
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

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
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
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
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戲
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己未渡江請為導拖舟
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為
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
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
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
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服
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
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輟輻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硃所集輶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
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
可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
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
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
為去計亦制越一竒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
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

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
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
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
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
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
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哈里
完顏世英李榮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潯賓

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
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江
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
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
歸則吾備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汝捨
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
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
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翫雲

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
與先大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
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
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張
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
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為
應裂裳為旗荷矜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將盜至以
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

迹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諜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

歲為是大為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為堡其界
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盧柵隨以民夫具
擔艾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
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
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
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
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魯淵子以叅政開督府雷州
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碣州獲其兩都統驛

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
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為
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
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
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
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為盜省是其說
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
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

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
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
還廿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
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鈎考
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
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
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鷙
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譙抑不報強禦

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
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
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
可貫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
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
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為而公亦薨

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友
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
甥姓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
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
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
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
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
太尉諱天澤妣夫人穆延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

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
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
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
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
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
萬戶即舉公樞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
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為隕泣嗚
呼可曰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
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
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
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

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
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
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
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
戍留均之為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
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鱸鯢騰海狐獠陸起
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
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

賈首公壓宜信天不憝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為餘非人邪易世之難
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
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贊
龍虎歸偃斧丘奚憾之如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滄河
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

西義武公之家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於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
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
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慕義武時即險
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
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庫屯
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

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
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
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
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異邪
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
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
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

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瑪雅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餽
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
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
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
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
獎率士衆效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
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

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
治樓壁橋隍歎曰使非吾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能必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
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蘄絕深可千尺猿猱
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竝
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
懺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懺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
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

蜀導反紹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敵用
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敎使勿下帝為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為兩四百五
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
幣為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輿礮竿鉅
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
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
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

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
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
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草裹屍與
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
奉以代為帥其秋世祖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
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
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

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
地公又孑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
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
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
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
可貨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
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於邊代
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

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彈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

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
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
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
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
可恃為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
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
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
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為犄角

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衽草枕戈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無敢忘戒况敢抽
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衝衛故三帥反得歲以
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
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
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
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
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
武肇之義武之為不作倫彛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艾
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弁手
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於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
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閔歸以
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膳尊
祖之思胥是冢苟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戩香言往歲臣待罪於外伏奉明詔苟求勲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刑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昌格臣考蒙
古岱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布琳
哈瑪爾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昌格贈龍虎衛上將軍
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蒙古岱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
真避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
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
衆即守威寧十二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
擾爾民殺之傷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
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公
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
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
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
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峰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
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

乙未詔從塔海堪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額圖琿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整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去則壯者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

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
至恐後為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
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
夕廩諸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
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
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
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二
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築城塹內

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
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
之水收皆畝鍾教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
窳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
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
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
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
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

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
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
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
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
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
路元帥王進於金牛壁其軍中梁山魃零夜燭城為之
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鈎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

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盡
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薩來援無從
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賞其死令導由他山刊道
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
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
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
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賊玠至汝共事
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

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
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哈瑪爾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墮
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掄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
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
七而稅入恒病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
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
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徃者興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

度之中統三年改授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
左丞戩香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
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
嶺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寔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
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
草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
國以求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
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
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完漢中之詔則
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
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
蹟刪為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
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
如也又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
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竝時今公

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蟬媽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艾斯與老戎行右頽左頽於河之外於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整梁久金穀穰穰斧資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富貴倍徙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

塵綺疏歌鍾清吹睇目晚顏頤使趨風良庖致餼胎豹
踰熊酒醅介驪蒼莽雪滯紈衣四序為聲絳繚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於野
毳廬擅車勝地即舍維嶓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者
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杻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
於沔開國生平之名赫其益昭矧子維翹承弼兩朝無

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
真定等路新軍萬戶塔爾禪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
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
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其敘則然
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俟終二喪畢
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寔而還凡聞者

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
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
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
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
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
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鳴
呼俾聞風颺鼓鞞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
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

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

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珠音從公戰鄂之通城獲於敵死之及子和實特陞千戶仲兄史間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

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為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答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百聞公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閩於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於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甃

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
鈔於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
令騎負一步敵奮斧斫馬足推步下騎為陣以待
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
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
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端曰未足
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
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

鄧戊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
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
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
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
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
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贈
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
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

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
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
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
創先登天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
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郢既下太傅將
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
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
則曰漢郢乘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

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禛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襪孫死京師猶没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

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
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
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
公果前登樹旗陣塙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諸
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
解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
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
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

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
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
盜在在蠶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
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艾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
羅飛主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
劉監軍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
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
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

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鞞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巴圖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衝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

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於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
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
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虢虎不聞拔鬚視等鹿塵以之膽膂秉
旄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
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
伏介胄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
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

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筭華其
衣裳又敕尚方叢矢象房魚服輶弓雕鞍金勒歸馬蹀
躑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
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盾尚荷二長萬夫一
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
闕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勩無羞前人亦曰克
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掃葉剪荆以羨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兵騰藉奔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

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為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於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

達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
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
白銀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右丞分
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
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
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
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

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為兵動萬為羣阻山為砦以抗官軍衝永路絕公從鄴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剽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為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鄴遏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鄴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

啟行公衝馬挈金帛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遁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為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糴種絕至榔亦然公捕得為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

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
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
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
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
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擔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
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
縣即桂如數糴入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眾
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

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
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
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為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
軍容並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
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
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劬勦壁
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
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

之尋還無為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
過而開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
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
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
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
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
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
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

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
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巴林軍秦左則鈕祜祿
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
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
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
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
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
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

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為山嗣睢總押其覆篲也於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勅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受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為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為依日月末光陰

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邨氏嚴於持家前
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姊也前卒十年姊顧為繼
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
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
難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邨長官子璧閭令
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襟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

嗟若邨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年強

敵尚遯城潁而南地交壤隣黥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
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於何菁茅曠入包
匭乃畀丞相百萬丞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浮分徇坤隅
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郛大憚小恃剪無稽逋從
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
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
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
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

傳旄祭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
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
憲爰發潁匱歸從先丘烈勲於碑貽久是謀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神道碑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
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

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
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
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
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
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
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命
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
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

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十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絙蓄捷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寂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

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
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
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
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
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
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
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
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

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感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網船數千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村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

馬鈐轄二十四人皆磔之椎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爲起二十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
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絕谷遂索水則乘烏船游擊之
不盡不已其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事
諸盜名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
曰丈夫死登陴陷陣尤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
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
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
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

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
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
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塙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至
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劇室羣盜
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
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
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

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
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
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訾勦無賊良公功之私
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
穹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
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修

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

公來襲戰塢橋古村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
澗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
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
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爲口
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
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爰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
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
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

潭孀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偁俟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辛公潛德昌熾膺裔而何況珪克對前

修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
時宋宿兵襄陽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
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
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
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
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毋得享以拒合州又城大
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
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辦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

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
務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乃下勞授敦武
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
阮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
陽羅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
相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
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馳擇峽屬
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

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壩三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川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爲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年所援拔破阬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

五十創矢分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礪而顛血
嘗口出積是勞勛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
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
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於燧嗚呼臣之事君
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
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竝行者曾參將死召門
弟子啟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
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

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
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
援抱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
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陴陷陳折馘塞旗
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
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叙其雋功亦志士千
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
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論
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
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
能人才文武異用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
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
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
今躬金厯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
戎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逋立閉鄧人病饑我往耕之

鄧人聞戒我往戰夷巧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玄
宅長臥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
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鐵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
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
商爲湯御孟戲中行爲大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

盜驪驂騮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
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可望傳次幾
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
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
興癸巳之棄汧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
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
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
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

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閩改信效左軍統制
制閩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犒欲致盡阮之
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閩所節
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
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閩程再日耳北
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
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閩然之別遣路
鈴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

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將軍譁譟皆
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己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
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
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
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
且誣以他罪盡無吾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
泯泯膾脯寇手心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不可
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

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

怨制閩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
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
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水
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
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祭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
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
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秦雒西
歲又荒亡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

勸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
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
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
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澶上張平宋本盡還為
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
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
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
為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亡

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麕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乎

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
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
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
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
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槩公之
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
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
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

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
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
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質
質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既
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
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
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
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

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
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盾
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
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
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
學官鄭怡所誤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
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游相好也故不
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
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鬪
孺子實獲是支金鼎沈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涉漢南
驚來戍是州始脫危禍乃棄衆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蘓
爨螽薦沴徙北就豐於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
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
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
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耀烈光

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滋後
來者蹟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於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
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
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
他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

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
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
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
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
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爲耳
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
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
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

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強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李之子闕饋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諒之父子竝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顓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一

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讐縮公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洺之曲周狀其薄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

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歎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
可馬或輻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
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
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
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
伏逃訟於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
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
其誣臯陞朝請大夫江西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

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
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
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命下數日卒僞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
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
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
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狐裘與娛
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襟其閥甚高跬

步恒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菴墓馮孝子
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
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愈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
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
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
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
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竒也蔥蘢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

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
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
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壘江之湄也幾耳順年
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多舊悲也曰
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
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於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
榎子構基也有華蟬媽冠雙綬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
皆不持銓袞職裨也豈天爲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

不歌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胄
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
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
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
及壽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
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其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

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
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於塗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
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
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
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
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早徧禱其境百
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
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

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於明天子必將殃之
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
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
大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竝山風爲災又
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淒凜之氣發達
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穴
涌谷起飄翔塵沙偃偃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
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

窘無所於食日其顰苦之顏耳乎愁歎之聲神亦安所
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
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
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
得西京城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
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公將召問同列
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真其
枉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

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
僞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
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
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
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
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爲
市吏無所姦利馭僧亦不得上下具直轉知興中州入
爲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

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
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
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
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
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
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
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呂郡
兒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

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
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
聞而噓嘿以從他臣治獄布意深鷙求竟公獨輕平王
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
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
縮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
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
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

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
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
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
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
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
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
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氏三
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

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詞道

德盛儀日耳以闡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鎡多稼
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閨闈泉絲秩秩其
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
其穰其祈山川百祗如指以頤雨渥風衰誠之格思罪
入髡彫有少枉疑猶已渴饑不身之私竭蹶解纍必出
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筭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
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竒中塗其萎
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

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叙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蒞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

欽定四庫全書

中華書局影印
卷十四

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勤哉會薦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於京兆廣明中違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

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
管兼管内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
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
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

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
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
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
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
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屏立申

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
公寗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
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
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
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
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令蔡人誘殺
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曰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
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湑孟莊孟莊
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

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
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
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
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
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
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
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
章是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

復爲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
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
與陳始同爲虞中同爲媯卒同爲田之末分者後建三
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
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
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
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
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

恆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崩邃寔
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諶休
光諶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
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眈建興中渡
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亦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
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
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
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

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
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
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
子叔寶亡陳凡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
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
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祕
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承灌
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

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
弟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
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
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
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
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
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
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

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
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
也故旣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
人獸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
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
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
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
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峭趾北卽兮坡陀墀洛水
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
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
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
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
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
兮不與他族而中絕於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

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城之策重曰
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
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
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為河東山西提刑
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
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為同門今子長翰林毅

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邳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尚書

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己未遣迎世
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
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
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
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
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
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
習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

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迃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壇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阿巴齊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

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
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
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旣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
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舍患之迫君詣
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
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
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
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

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
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旣至
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
送三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
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
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
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

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旣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侖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

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
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民之當不
急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
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
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
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
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
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

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
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
人生穀投穀穀濟投宿衛成廟穀掾河東憲司穀大都
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
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
合權輿橈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
去之遠若讐言耻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

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訟於庭
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
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
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俸則菲伊誰無
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俾毅齒胄從許文正
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
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
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附錄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振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

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摹厥緒以大其承然觀
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
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
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
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
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

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諡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諡曰文

牧庵姚公文集序

張養浩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財牧庵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

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行視彼選兵
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
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醺酣後
岸然瞑坐辭致砢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
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馭而蛟
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煜一時
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閔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
金篚幣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

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饑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蘄若市或酬金物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願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竒佻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

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文公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馬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具自號云

姚文公牧菴集五十卷其刻本松之士人家有之昌嘗聞李中舍應禎云然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二

文公之文如朝紳引班氣肅色正步趨有序佩
玉鏘鳴又如戰陣相持紀律不紊雄威遠被坐
懾萬人其辭類宋景文而理之得於許文正公
者非景文所及也昌特嗜好之故借爲之評天
順甲申昌在蕩金亭書

輝縣有百泉焉即詩所云泉源是也泉上有蕩
金亭蘇文忠公所題昌至輝課士畢乃過百泉
尋蘇門山孫登游嘯處見穹碑道側趨讀之則

姚文獻公神道碑銘公之姪文公燧誤元史文獻公列傳多取諸此因問從行儒官其家其子孫何爲都無知者有一郵舍卒前言曰姚相家去此三日程其子孫今猶有存皆業農無他所好昌惟文公燧已遷洛此當是文獻公子燧之後爲留三日使卒招致之果來則鄙野質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一子年十七復淳厚予爲名之曰重使習

業於官三年學粗通又五年莫能加蓋其賦質
然也重乃見其二子纔四五歲皆秀朗夙慧天
之申祐姚氏此當有所成哉昌書於麗澤書院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